

# 红莓

-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
- 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## 目 次

红 莓.....	1
瓦·舒克申 著 韦范序 译	
索特尼科夫.....	105
瓦·贝科夫 著 杨 骅 译	
方尖碑.....	293
瓦·贝科夫 著 曾冲明 译	
作者与作品简介.....	377

---

# 红 莓

瓦·舒克申 著  
韦范序 译

---



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城北面一个劳改营。那里风景秀丽，然而气象森严。

……劳动日结束后的一个傍晚。

人们集中在俱乐部里……

一个肩膀宽阔、面孔粗糙的男人走上舞台宣布说：“现在由以前的惯窃犯组成的合唱队给我们唱一首思念曲《晚钟》！”

参加合唱的人从幕后鱼贯而出。他们站成两组，一大一小。这些合唱队员完全没有歌唱家的气质。

宽肩膀的男人指着大组宣布说：“参加伴唱组的人明天就要刑满释放了。这是我们的传统，我们要保持这个传统。”

合唱开始了。也就是说，小组里的人开始唱歌，大组里的人都低着头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充满感情地发出“敲钟”的声音：

“咣——咣……”

就在这个唱“咣——咣”声的组里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人公——叶戈尔·普罗库金，一个四十岁左右、剃光了头的人。他挺认真，“钟声作响”时，他便皱起眉头，摇晃着圆圆的农民的脑袋——使人想象出“钟声”在晚空中飘荡的情景。

叶戈尔·普罗库金服刑的最后一天就这样结束。前面就是自由了。

早晨，在一位长官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这样一次谈话：

“说说看，普罗库金，准备怎样生活啊？”长官问。看得出，这种问题他问过无数次了，这些话都是脱口而出的。

“老老实实！”叶戈尔急忙回答。应该认为，他这些话也是现成的，因为他说起来非常轻松。

“对，这我明白……可是怎样生活呢？你是怎么打算的呢？”

“我想种田去，长官公民。”

“同志。”

“啊？”叶戈尔没明白。

“现在对你来说，大家都是同志了。”长官提醒说。

“啊！”普罗库金满意地回想起来。他为自己的健忘甚至笑了起来。“对，对，……会有很多同志的！”

“你为什么想去种田呢？”长官真的发生了兴趣。

“我本来就是农民啊！生来就是。您知道，我爱大自然。我要买头母牛……”

“母牛？”长官惊奇地说。

“母牛。要有这么大的奶子的。”叶戈尔用手比划着说。

“挑母牛不能光看奶子大小。如果牛小，哪儿会有这么大的奶子？你要是买头老母牛，那才会有这么大的奶子呢……可是这又顶什么用？母牛应当是……匀称的。”

“那看什么呢？看腿吗？”叶戈尔讨好地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怎么挑？是看腿吗？”

“为什么看腿？要看品种。有各种不同的品种，比如说，有一种丘陵地带的……”长官再也想不出别的来了。

“我真喜欢母牛。”叶戈尔挺带劲地说，“我要给它盖个……”

牛棚……”

长官和叶戈尔都沉默了一会，互相望着。

“母牛是不错，”长官同意说，“不过……怎么，你就养一头母牛？你的职业是什么？”

“我有很多职业……”

“举个例子？”

叶戈尔想了一会儿，仿佛要从自己干过的许多职业中挑出一项和偷窃沾不着边的职业来。

“钳工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。长官拿起话筒。

“啊，啊……上的什么课？什么题目？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？是这样，那他们对哪个人物提出了问题？达吉雅娜？达吉雅娜这个人他们有什么不清楚的？我是说，他们对……”长官又听了一会话筒里那尖细刺耳的声音，同时带着责备的意味瞧了叶戈尔一眼，一面轻轻地点了点头，看来都清楚了。“让他们……你听我说，让他们少胡搅蛮缠！说什么——会不会有孩子？！……难道这首长诗是写这个的吗？等着我去给他们解释！你跟他们说……好吧，尼古拉耶夫立刻就上你们那儿去。”长官放下这个话筒，又拿起另一个，一边拨号码，一边不满地说：“我的副教授就是这样的……尼古拉耶夫吗？女教员的文学课被搅乱了，提起问题来了。什么？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不是关于奥涅金，是关于达吉雅娜。问她和那个老头子会不会生孩子。你去处理一下，去吧。看，这就是副教授！”长官一面放下话筒，一面又说：“还提起问题来了！”

叶戈尔想象着上文学课的情况，笑了一下。

“他们想知道……”

“你有妻子吗？”长官严肃地问。

叶戈尔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交给长官。长官接过照片看着……

“这是你的妻子？”他问道，并不掩饰自己的惊奇。

照片上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妇女，看起来又温柔又开朗。

“未来的。”叶戈尔说，他因为长官感到吃惊而不高兴。“她在等着我。不过她本人我还一次没有见过呢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通信认识的。”叶戈尔伸过手把照片拿回来，“请给我。”他自己也端详着那张单纯可爱的俄罗斯型的面孔，“她叫拜卡洛娃·柳博芙·费道罗夫娜。她脸上的神情显得多么相信人啊！真了不起，对吧？她挺象个女出纳员……”

“她写些什么？”

“她写道，对我的不幸她全能理解……可是她又说：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弄到坐牢这个地步？信写得真好。看了信就安心了……她的前夫是个酒鬼——她把他赶走了。可是她并不怨恨别人。”

“你明白你这是在干什么吗？”长官低声而认真地问。

“明白。”叶戈尔也轻声说。他把照片藏起来。

“首先，要穿得象个样子。你看看你自己，象个普列斯纳来的万卡。”长官不满地打量着叶戈尔，“这象个什么样子……为什么这么打扮？”

叶戈尔穿的是一件斜领褂子，脚登一双大皮靴……他的绒外套和制帽已完全足以解除人们对叶戈尔的任何猜疑——不是个农村司机，就是个修理卫生设备的钳工，此外还隐约使人感到他参加了业余艺术团。



叶戈尔朝自己身上看了看，笑了一下。

“这是演出时候穿的，后来没来得及换。”

“演员……”长官只说了这么两个字，也笑起来了。他不是个凶狠的人。这些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的人老是让他感到惊奇。

终于自由了！

这就是说，门在叶戈尔身后关上了。他出现在一个小镇的街道上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春天的空气，眯起眼睛，转转脖子……他走了几步，就靠在围墙上了。一个拿着提包的老太婆从旁边走过。她站住了……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我很好，老妈妈，”叶戈尔说，“我春天进去的，这可真不错。应当永远在春天进去。”

“进哪里啊？”老太婆不明白。

“进监狱。”

老太婆这才猜着，她在和什么人说话。她害怕地避开，一步一晃地往前走。她看了看身旁的围墙……又回过头来望望叶戈尔。

这时叶戈尔正对着一辆“伏尔加”举起手来。“伏尔加”停下了。叶戈尔开始和司机说要到什么地方去。起初司机不同意，叶戈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让司机看了看……然后就坐了进去。

他坐在司机旁边。

这时那个关心过叶戈尔的老太婆又走了过来。她是特意穿过街道走到这边来的。

“请原谅，”她俯身对叶戈尔说，“为什么非得是春天呢？”

“进监狱吗？进去是春天，出来也是春天呀！自由和春天！”

人还要什么呢？”叶戈尔对老太婆笑着说。他朗诵起诗来：“我那青青的五月，蓝蓝的六月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老太婆真吃惊了。她站直了身子，盯着叶戈尔，就象瞧着一匹在城里行走的马一样，在这种地方是应该行驶汽车的。老太婆的小脸红红的，气色很好，眼睛也很明亮。她自己并没意识到，她使叶戈尔体验到了一个最愉快、最珍贵的时刻。

“伏尔加”开动了。

老太婆朝着远去的汽车望了好一阵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你倒说说看……还是个诗人呢。简直是个费特<sup>①</sup>。”

这时叶戈尔已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前方。

出了村镇，前面是广阔的田野。

“你这儿有什么音乐吗？”叶戈尔问。

司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他用一只手从身后拿出一台半导体录音机。

“按一下，边上那个键……”

叶戈尔按出了动听的音乐……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闭上双眼。他早就等待着这个时刻，现在终于等到了。

“高兴吗？”司机问。

“高兴？”叶戈尔清醒过来，“高兴……”他就象在咀嚼着这两个字的滋味。“告诉你，小伙子。如果我能活三次，第一次生命我就全坐了监狱，第二次生命我就给了你，第三次我就随心所欲地度过它。可是，既然我只能活一次，那我现在自然高兴了。你会使自己快乐吗？”叶戈尔由于感情冲动，有时候也能高出自己

---

<sup>①</sup> 费特(1820—1892)，俄国诗人。

的格调，说一些优美但又空洞的话。“你会吗？”

司机耸耸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哎，孩子，你的事儿可不妙。这都不会；你在扮演一个不懂得快活的角色。”

“有什么可快活的呢？”

叶戈尔忽然严肃起来。他在沉思。他有时就是这样——突然无缘无故地沉思起来。

“啊？”叶戈尔机械地问道。

“我说有什么可快活的呢？”司机是个理智、拘谨的小伙子。

“这个么，老弟，有什么可快活的——我也不知道。”叶戈尔不情愿地从自己那遥远、遥远的遐想中回到现实中来，“你善于去找，就能快活，你不善于去找，就只好这么干坐着了。这是没什么好问的。譬如说，你喜欢诗吗？”

表情呆板的小伙子又无所谓地耸耸肩膀。

“你看，”叶戈尔遗憾地说，“你还打算让自己快活呢。”

“我本来就没打算快活。”

“应该喜欢诗。”叶戈尔断然结束了这个提不起劲来的谈话。“你听着，是些什么样的诗啊。”叶戈尔朗诵起诗来了——他有时遗漏，因为已经记不清楚了。

……白茫茫的雪原上，  
突然出现了恐怖不安，  
你好，我们凶恶的死神，  
我迎着你走上前！

城市啊城市，在残酷的搏斗中，

你把我们象垃圾般一笔勾销，  
原野在苦恼中变得冰冷……

这里有点忘了。

电线杆压在上面……

这里又忘记了，下面是：

……那又怎么样！我们不是头一次，  
面临着死亡，  
让心里痛苦去吧，  
……这是歌颂野兽真理的歌声！……  
……猎人严密设下陷阱，  
要叫豺狼自投罗网。

野兽潜伏下来……从阴暗的角落，  
有人马上就要开枪，  
突然向前一跃……它的尖牙，  
把两条腿的敌人撕成了碎片。

啊，向你致敬，我亲爱的野兽，  
你没有顺从地倒在屠刀下面，  
我和你一样——也在到处漂泊，  
躲避可恨的敌人的追赶。

我和你一样，时刻准备着，  
我要看见敌人血迹斑斑，  
即使已听到了胜利的号声，  
也要在临死时一跃向前！

即使我在白茫茫大地上倒下，  
葬身在松软的雪堆里面……  
也还有人在那彼岸之上，  
为我的牺牲把复仇的歌高唱……

叶戈尔沉浸在诗句的力量之中。他咬着嘴唇，两眼凝视着前方，呆坐着一动不动……在他那凝望远方的目光里显出一种决心，就象他很早以前就向“彼岸”的某人提出过挑战，而且从未胆怯过。叶戈尔自己在这聚精会神的一刹那间就是一股真正的、勇猛的力量。看来，尽管生活不轻松，但是并没有压垮他，而是把他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、棱角象钢那样硬的人。

“这首诗怎么样？”叶戈尔问。

“是首好诗。”

“好诗，就象喝了一杯烈酒。”叶戈尔说，“你还说不喜欢诗呢。你还年轻啊，应当对什么都感兴趣。唉，停一停……我遇见自己的姑娘了。”

司机弄不明白，他遇见什么姑娘了，不过还是停了车。叶戈尔走出汽车……周围是一片白桦林。这片纯净洁白的世界在还是黑黝黝的土地上显得更加明亮耀眼！……叶戈尔靠在一棵小白桦树上，环顾着四周。

“他娘的，有多带劲儿啊！”他轻声赞叹说。随即又转过身来

用手掌抚摸着那棵小白桦树，“你好啊！你真可爱……真是个漂亮的新娘子。在等着未婚夫吧？快来了，快来了。”叶戈尔很快转身向汽车走去。现在一切都清清楚楚的，应该找一条出路，要快，一刻也不能拖延。

“廖沙，开足马力吧，要不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蹦出来啦！应当干点事啦，你带着酒吗？”

“哪儿来的酒啊？”

“那就开车吧。你这个音匣子值多少钱？”

“两百卢布。”

“我给你三百，我要了。我喜欢它。”

在州中心的郊区，叶戈尔让汽车停下来，他没有让汽车开到自己人住的那幢房子门口。

他大方地把钱付给司机，拿上自己的“音匣子”，经过一些人家的院子，绕了许多弯，才走到“农舍”。

“马林果”<sup>①</sup>的人全都在场。

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拿着吉他坐在那里……电话机旁坐着一个象哈巴狗似的大脑门家伙，他死盯着电话……还有四个几乎光着大腿的姑娘也坐在那里……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不时瞅瞅电话机……厚嘴唇坐在圈椅上，露出一嘴黑牙，拿着一只高脚杯喝香槟酒……还有五六个小伙子分散坐着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就这么呆着。

房间里凌乱不堪。蓝色的糊墙纸又破又脏。它的颜色象春天的天空，虽然显得很不调和。因此在这个臭烘烘的密室里，这一点就更让人感到压抑。象这样的住处一般都被称为巢穴——

---

① 盗窃集团的代号。

其实这对野兽倒是一种侮辱。

大家都呆呆地坐着，显得挺古怪。他们不时望望电话机，全都很紧张。只有那个高颧骨的年轻女人轻轻拨动着琴弦，低声唱着。她的声音有点嘶哑，可是唱得很有感情，因而十分动听：

红莓啊红莓，  
成熟的红莓多水灵，  
这个外乡人哪，  
我摸透了你的心。

我摸透了你的心，  
和别人多不一样，  
我没法百依百顺，  
他就去找别的姑娘。

而我……

大门上轻轻响起了暗号声。所有的人都象听到喊叫声似地猛然一惊。

“别出声！”厚嘴唇说。他高兴地望望大家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冷静点。”他使了个眼色，让一个人去开门。

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向门口走去。

“有情况，”厚嘴唇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，等待着。

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没有取下门上的链条，稍稍把门开了条缝……他急忙把链条取下，接着回过头来看了大家一眼……又

把门关上。

突然门外响起了进行曲的声音。叶戈尔一脚把门踢开，在  
进行曲声中走了进来。大家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，对他发出  
一片嘘声。

叶戈尔关掉了“音匣子”，惊奇地望着大家。

大伙走向前来向他问好……但尽量把声音压低。

“你好，苦人儿（这是叶戈尔的外号）。”

“你好。”

“刑期满了？”

叶戈尔和大家一一握手，可是仍然不明白，这里出了什么  
事。这里有不少熟人，有的还不仅是熟人——譬如这个柳霞（高  
颧骨的女人），还有那个厚嘴唇，叶戈尔是乐意看见他们的。可  
是他们怎么啦？

“你们这是怎么啦？”

“咱们的人在抢劫一个小店，”有个人一边问好，一边解释，  
“他们应该打电话来……我们正等着呢。”

拿着吉他的高颧骨女人看见叶戈尔非常高兴。她扑过去搂  
住他的脖子，吻个不停。她的眼睛由于内心的喜悦而湿润起来，  
发出了光彩。

“我的苦人儿！……我夜里梦见了你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，”叶戈尔幸福地说，“梦中我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你抱着我，紧紧地抱着我。”

“你没把我和别人弄错吗？”

“苦人儿！”

“喂，你转过身来吧，小家伙！”厚嘴唇坐在圈椅上说，“你变  
得更棒了。”



叶戈尔走到厚嘴唇跟前，他们拘谨地拥抱了一下。厚嘴唇还是没有站起来。他高兴地望着叶戈尔。

“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傍晚……”厚嘴唇开始说，于是大家都安静下来了，“空气有点潮湿。车站上的人有几百个。那么些箱子真让人眼花缭乱。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，都要离开这儿。就在这些忙忙乱乱的人群中，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……他坐在自己的木头箱子上发愁。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走到他面前问道：‘好小伙子，你为什么发愁啊？’‘咳，我真不幸哪！世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不知道该上哪儿去。’这时候那个年轻人……”

这时电话铃响了。大家又象触电似地猛然一惊。

“喂？”那个长得象哈巴狗的小伙子仿佛无所谓地问道。他听了很久，然后点点头。“我们都在这儿。我不离开电话机。都在这儿。苦人儿来了……对，刚到。我们等着，等着。”象哈巴狗的小伙子放下话筒，转过身来对大家说：

“开始了。”

大家都紧张起来。

“香槟酒！”厚嘴唇命令说。

一瓶瓶香槟酒从手里传过。

“小铺子有多大？”叶戈尔问厚嘴唇。

“值八个数。”厚嘴唇说，“祝你健康！”

大家一饮而尽。

“柳霞……唱个什么，轻松一下。”厚嘴唇请求说。他很瘦，很冷静，特别蛮横，眼睛里总露出蛮横的神情。

“我唱个爱情的歌吧。”愉快的柳霞说。她把染过的头发往后一甩，轻快地拨弄着琴弦。大家都安静下来。